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九十四回 慈寧宮三進丹鳳丸 濟顛僧二次除奸宦

話說蘇同惡狠狠的拿著切面刀，對準濟公腰間橫切下去，直聽咯哧一聲，覺殺得□分爽利。再定睛朝榻上一看，但見榻上並沒濟公，但有一塊木頭，分做兩開，可惜一條簇新的黃綾被，兜中切斷。蘇同把兩片木頭拿至燈前，張祿也跑來一看，只見上面寫了個「好快刀」三字。二人大吃一驚，連忙帶著刀出了淶漪亭，張祿低低向蘇同說道：「這事怎了？不曾害著人，反害著咱們了。」蘇同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有了，咱們有一個主意了。昨日午膳的辰光，咱到御膳間裡端菜，那個徐老兒□分可惡，他曉得咱們是降了散職了，他吸轉的譏笑咱們，說道：『蘇總管，今天突然的勤勞了，自己也來端御膳了。在我看，還是叫那些狗娘的散職孩子們端端罷。』咱們被他軟一句，硬一句，消要了半天，心裡嘔氣的不過。咱們何不把这把刀悄悄的送在小皇爺青宮門口，那時兒發作起來麼，先是追查在這把刀兒上面，就是咱們這一個案件，也就推到徐老兒那邊身上了。張哥兒你看這移禍江東的法子好不好呢？」張祿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天已不早了，咱們就會罷。」兩人轉身，又奔青宮而來。走至半路，只見蘇同失驚道：「哎呀！不好了，怎麼咱家身邊的一扇腰牌沒有了？」張祿道：「這不要緊的，明天在總管面前重請一面兒就算了，咱們趕緊走罷。」二人一直向前，就把刀送到青宮門口不提。且言濟公回到淶漪亭，看得這些蹊蹺，心裡早已明白。暗想道：這些沒屁兒都睡死了，等俺拿他們醒醒脾。想罷，就拿出那種「叭迷吡」的又粗又壯的喉嚨大喊道：「你們起身呀！有賊呀！殺了人了呀！」八名太監正在屏風後面睡著，忽聽濟公一喊，一個個揉著眼睛，忙到外面。濟公指著榻上說道：「你們好的，故意的睡覺，讓賊子跑進來行刺就是了。」大眾向榻上一看，嚇得舌頭伸出，不得收回的樣子，說道：「真正師傅的福氣大，險煞兒的不是就腰斬了嗎！」濟公道：「俺腰兒是保著了，單怕俺奏明聖上，你們腦袋兒是保不住的。俺想你們這些沒屁兒，前世呢不知作了甚麼孽，到得這世哩，投了個人身，不曾過得多時，先把個下截兒就去掉一段；那知到了末了，還要把上截兒又要去掉一段，這不是前身的冤孽嗎？」說畢，拍著手笑個不住。濟公正在笑著，忽然外面跑進一個小太監說道：「萬歲爺兒有旨，宣聖僧慈寧宮見駕去呢！」濟公聽見，忙把手一招，說道：「小沒屁兒來，俺有話問你呢！」只見那個小太監連忙站定，濟公道：「怎麼聖上此刻召俺，難道不曾臨朝嗎？」鄧小太監回道：「咱家聽見萬歲爺說的，今日不坐朝，回頭還要召各大臣陪聖僧賜宴呢。」濟公方才明白，隨即同了小太監來至慈寧宮。

這番也不曾奏報，就隨小太監到了外宮，朝上行禮，在旁邊錦墩坐下。只聽簾內傳旨道：「老婦自服了聖僧兩粒丸藥，病已全好。不知那第三粒丸藥，還要服嗎？」濟公聽畢，忙起身奏道：「治病之法，如同治敵，賊人雖去，還有許多善後；這第三粒丸藥，就能不服嗎？」皇上在旁，連忙插口道：「朕也聽見太醫說過的，大凡病好之後，名為賊去城空，容易誤事，聖僧之言，一些不舛。」說著便向聖僧討了丸藥，拿進簾內，進呈太后服下。但聽帝內又說道：「前天聖僧說三丸服後，雖龍肝鳳髓、海錯山珍，都不忌嘴。老婦今天卻喜病已全愈，就請聖僧在宮中宴會一日，還召了幾個人來作陪，望聖僧勿要推辭。」濟公聽說有得吃，好不歡喜，連忙就謝了恩。

才要歸坐，只見裡面跑出兩名太監，就送出茶點來了。恰好跟這太監，又來了一名宮娥，走入簾內，向太后低低的說了半晌，又對皇帝說了幾句。濟公嘴裡吃著茶點，兩耳只貫神在簾內，但是總聽不清楚。不到一刻，只見那宮娥跑出簾外，嬌聲嬌氣的喊道：「國太有旨，宣蘇同、張祿見駕。」搭眼就見這兩個活賊走進來，雙膝跪下，就說：「奴婢見駕，願國太萬歲萬歲萬歲！陛下萬歲萬歲萬歲！」又聽帝內傳旨道：「蘇同、張祿，仍還原職，著即退去罷。」二人又碰了響頭，謝恩退下。濟公想道：看這兩賊神通廣大，若不趁早除掉，將來遺害不淺。你道蘇同、張祿因何突然的復了總管？只因這日刺殺濟公不成，將刀甩在青宮門口，作客徐老兒之後，二人遂慢慢的走，一面想著，彼此駭怕，深愁破了案，終屬不妥，而且蘇同又失落了腰牌。兩人長吁短歎，卻從仙人湖經過，只聽船廳上有人喊道：「張哥兒，蘇哥兒，這辰光忙到那處去呢？」你道喊的人是誰？就是適才傳旨的這個宮娥。他姓周，人稱他為周選侍，太后面前第一寵愛，真個言出計從。當下二人一聽人喚，吃了一驚。停步一看，不禁笑說道：「原來是周姐兒，失敬了！請問這早晨兒便到這裡幹什麼？」周選侍指著手上荷花說道：「老婆子病好了，特為叫咱來彩這個的。請問你們倆哥兒，昨日一天不曾見面，是到何處去的呢？」蘇同剛要回言，就聽張祿歎了口氣，把為參粥受了冤枉，貶為散職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周選侍作色道：「咱道好大事，你倆哥兒隨咱來，待咱同老婆子講講。」就此走到宮裡，把花插在翡翠瓶裡，連忙見了太后，所以立時傳旨，叫他們仍歸原職，閒話休提。

且言濟公看見蘇同、張祿復了原職，暗說道：且讓你們暫時歡喜歡喜，馬上又有煩惱到了。想著，就在懷中掏出一物、四面封得堅固。卻喜皇上已走出簾外，濟公雙手獻上說道：「這一封件內，秘藏著要緊之物，請陛下到午正一刻，方能開看。不可遲，也不可早，要緊要緊。」皇上接過，曉得濟公的法力，諒情必是件機密大事，一面就把這封件收在身畔。搭眼卻見張祿在旁，因說道：「如到午正一刻，你把這時辰告我，我有要事。」話言才了，只見當宮太監上前跪奏道：「青宮千歲爺稱有要事面奏陛下，現在宮外候旨。」皇上道：「傳他進來。」濟公留神觀看，只見這位小儲君，年約□六七歲，頭戴盤龍金翅帽，身穿五彩滾龍袍，腰束玉帶，足踏朝靴，四方臉，高準頭。神如秋水，目若曙星；龍行虎步的進得官來，後面跟著一位太監，手捧一物。但是捧的這樣物件，大約滿朝文武沒一人能認識。要說是一把刀嗎，他又直上直下的；要說不是刀嗎，他卻又有刀口。濟公看著他走上殿來，叩了太后的安，又給父皇叩首，伏下啟奏道：「臣男今夜在宮，險些被刺。早晨有宮監在宮門檻內，拾到大刀一柄，叩求父皇察閱。」說著，便把刀呈上。皇上接過看了半晌，說道：「聯想這個刺客，要是外來的，不應拿這樣的刀，只怕總是宮中生變。吾兒不要著忙，馬上他們朝臣皆來赴宴，看他們怎樣辦理。吾兒就此恰好便宴，候著罷。」說畢吩咐把刀收過。

又聽簾內宣皇孫入內，正然查問底細，忽宮監又進來啟奏道：「侍宴各臣，皆在宮門候旨。」皇上說：「傳他們進來。」宮監連忙出外，說得遲，來得快，只見進來的那幾位呢？頭一個就是參知政事金丞相，第二個是總督天下軍務張樞密，第三個就是刑部尚書寇楨，第四個是太子少傅蘇鴻池，第五個就是翰林院掌院學士胡大朋，末了便是那金副都御史丞金仁鼎。你道這金仁鼎位分尚小，怎麼也召來赴宴呢？只因是他督修大成廟，同濟公事情上有些關合，所以也召他赴宴。一個個皆齊齊整整，走到宮中，行了君臣大禮。但這金仁鼎頭角上帶著傷痕，走路一踉一踉的，濟公看到好生發笑。

正在呆看，忽見蘇同、張祿啟奏道：「期頤殿席已排齊，候太后陛下降旨。」只聽簾內傳旨道：「起駕幸期頤殿。」大眾遂紛紛的跟同太后、皇上進了期頤殿門。只見正中簾內一席，是太后坐的，簾外當中一席，是皇上坐的，左上一席是皇太子，右上一席是濟顛僧，其餘挨次排下。樂聲奏起，大眾入席。但是只濟公一身污穢，赤了兩隻臭腳，他也不管駕前宴會的什麼規矩，歪七斜八的進了座位，端起雕龍玉杯，咕冬就是一口。大眾酒過三巡，聽太后傳旨道：「老婦團聖僧治病，□分歡喜，今天筵宴，聖僧最喜歡隨意，著將平日宴會的儀節，一律除去，大家隨意談說談說。」

話言未了，就聽濟公高叫道：「俺的金大人，俺的金御史，你修的大成廟怎麼樣子了？俺聽說你很吃了一頓苦了。」金仁鼎嚇得連忙回答道：「已經開工，請聖僧放心。」又見聖上向刑部尚書寇楨說道：「寇賢卿，今夜皇兒宮中，出了一件奇案。」就著人就那把刀拿過來，交與寇楨察看了，如此如彼說了一個底細。寇楨忙出席啟奏道：「這事請陛下給臣便宜行事之權，就可立刻破案。」皇上道：「准卿所奏是了。」寇楨立起，將要歸座。見殿外來一小太監，尚未進殿，寇楨遂急忙忙拿著這把刀迎到殿外，把這小太監一把拖住。可笑這太監見寇楨手上抓著一把刀進前來拖他，嚇得阿著舌頭說道：「爺爺饒罷。咱家實不曾犯法。」寇楨趁勢反轉嚇他道：「你既不曾犯法。你如曉得這把刀是何處來歷，我就饒你。不然，便一刀殺卻。」這太監就在刀上看了一看，說道：「這把刀是御膳間的一把切面的刀。」說到此處，卻另有一個太監從此經過，寇楨又問道：「你看這把刀是不是御膳間切面的

呢？」那太監一看，也說道：「一些不舛。」寇楨又問道：「這把刀是派誰人掌管？」那太監道：「是派御面總管徐老兒徐升掌管。」寇楨拿著刀，說了一聲「去罷」，便回身走進殿上，一一如一的對皇上奏了一遍。皇上大怒，命把徐升捉來。只見去了三四名太監，不上片刻，將徐升拿到。見那徐升年約五十多歲。卻是個忠正精明樣子，跪在下面，不住的搖頭。皇上道：「這把刀是你切面用的嗎？」徐升道：「是小人用的。」皇上道：「既是你用的刀，怎麼會到青宮裡面的呢？」徐升方要回言，只見蘇同、張祿在旁插嘴奏道：「徐升既認了刀，這斷乎是他行刺的，就請萬歲爺定他一個罪名就算了，還細細問什麼？」皇上點了幾點頭，便說道：「來人，把徐升拖出去廢了罷。」但見徐升跪在下面，嚇得直抖，連話都說不出來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